



他認識她已將近半年了，然而她卻仍然不曉得有他這個人存在，今夜他又獨自走向中華路那令他半年來得以發洩心中鬱悶的小地方，此刻雖已將近十二點，但熙熙攘攘的尋夢者仍然毫無倦態的在消耗他們白天用血汗換來的代價。自從他沒有勇氣去接近她而卻在心裏默默地承受那單方面的感情後，他就與中華路，太白酒，結了不解緣，每次暢飲後他總有一股說不出的舒坦與飄然，這時候他會為自己的癡情感到無端的可笑，甚至覺得女孩子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然而每當酒醒，久陽又再度上昇時，他卻又為那幾百個日子以來久繫於心頭的愁絲感到陣陣的惆悵與迷亂……

開學不久的1個早上，他心血來潮想早點去學校逛逛清晨的校園，那天，正下著毛毛細雨，不知是天雨路滑還是他心不在焉，竟差點撞上了一個女孩，好在他緊急剎車才沒碰到她，他抱歉的望著她，他視線就整個的被她吸引住了，她並不算頂漂亮，可是卻非常可愛，是屬於容易吸引男孩子的那類型，一個很逗人喜愛的女孩，他暗地裏伸了伸舌頭，真是不敢想像她要是摔在泥漿裏會是一付什麼模樣。

接連趕了幾星期的大早他開始無法抑制自己去欣賞學校旁邊青翠的田野以及吸收新鮮的空氣，更無法遏止他對那紅影子的盼望，他發現她叫「珍」！

這以後，他幾乎每天早上都能看到珍提著一個紅色的書夾騎著一輛式樣輕巧的小紅跑車，神采歡愉地姍姍而來，珍的圓圓紅紅的面頰上似乎永遠都帶著那麼一絲笑意，她這種迷人的神態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視線，他常看見一些一二年級的學生癡癡的盯著珍看，然而他卻始終提不起多看她一眼的勇氣。

期中考後約有一個禮拜他都沒有看到珍，「難道她病了」？或「出了什麼事」？他再也無法按捺自己關切之情，厚著臉皮及自她的同學口中得知她有事請假回去了，知道了這點他心裏安心了不少，可是漫長的七天竟令他有意無意的感覺，那些日子裏，他像失落了什麼，空虛佔有了他整個心房，他挨過茶飯無思的一個禮拜，終於又見到了她，她似消瘦了些卻別有一番楚楚動人的風韻，尤其他聽到珍那清脆的笑聲便有些飄然的感覺，他想不透這段日子以來那久已平靜的心湖何以竟有如許多的波動。

半學期下來，由於珍的活潑，美麗，豪爽以致在許多社團裏她顯得相當活躍，學校裏幾乎無人不曉，暑假即將來臨時，珍被選為××社團的社長以及該班的班代表，他衷心的為珍高興可是卻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資格與她同喜，珍的功課愈好風頭出得愈大，他愈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他懷疑自己在她眼中是否只有一顆沙粒？

三八節那天，文康中心有舞會，他也隨波逐流地趕去湊熱鬧。當他跳完一支舞準備回到座位去時，一團紅日躍眼的目標竟深深地吸引住他。她全身穿著像團火，可是卻美而不俗，紅而不艷，她吸引了很多人的視線卻一點兒也不扭捏。當第二曲音樂再度響起時他竟突發奇想有和她共舞的衝動，正在猶疑不決時，珍已似一陣旋風隨著一位長得相當英俊的男孩子步入舞池，她的舞姿很美，雖然燈光很暗，他無法看清楚她臉上的表情

，不過他相信珍一定仍保持著她那明快的笑容的。他突然感到有股莫名的忌妒與悵然，然而當他的情緒冷靜下來後，他不再那麼浮躁了，舞池中人影翩翩，座旁燈影搖曳在這優美的情調中，他感到很滿足也很心安，因為他慶幸自己不會魯莽從事。

好多次在學校裏，他本想鼓足勇氣和珍說幾句話，甚至也想藉機加入她們的社團，然而這一切切都不是他平日所喜愛，所願意的。每當珍出現在他的面前時，他卻只呆若木鷄般的對她微笑，而珍總是楞了一下旋即像和煦的春風般笑了，笑得那麼甜，那麼美，那麼純真，那麼無邪，為此，他仍然感到一陣無法形容的滿足而那股甜意竟時時縈繞在他心底，好久好久不能逸去。而今想起她的笑容，他欲像一株久經霜侵的枯桑，突然受到了春風的薰陶，如大夢初醒般的感到自己過去的幼稚，為什麼要和她說話呢？這樣不也很美很好嗎？他想只要他心中有珍的影子笑容，這就夠了！

下個月他即將離去，此去不知何時方能再看到她，方能再回到這塊隱藏着他生平第一次動情的田園，別離的愁雲密密麻麻地填塞了他憂鬱的心，深沉的夜，靜寂的大地更撩起了他片片的懷念與沉思。誠然，只要有栽培的意識，一草一木的芳心都樂於欣欣向榮，不必去溺愛著奇花異卉，然而感情總是一點點一滴地陷入了！此後他希望她能了解他的心，更希望她能知道在不遠處有一個男孩子曾經為了她而歡樂，也會為了她而憂愁。

此刻，已近五更，黎明的曙光也隱約可見，他願誠摯的祝福她永遠美麗，永遠快樂！